

五礼通考

第十一册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龔秦萬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

參校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城方觀承同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虞曾

吉禮二十一

祈穀

蕙田案祈穀之禮見於月令春秋傳郊祀上帝與冬至圜丘禮同一是正祭一是祈祭但圜丘用日至不卜日而祈穀則用辛郊特牲家語及春秋所書郊日皆有明文而春秋書魯郊者十皆言卜先儒謂卜日用辛皆魯禮魯無冬至圜丘之祭故啟蟄而郊以祈農事在建寅之月蓋卽天子祈穀之禮其言是也自鄭氏合日至用辛爲一而郊祭之禮及祈

穀之禮俱晦故自漢以後郊必用辛而二祭不分矣梁祈穀祭先農是以人鬼爲天帝唐祈穀祀感帝是以讖緯惑正經惟顯慶禮與政和禮園丘祈穀皆祭上帝始不失古誼明祈穀禮自世宗始後闕行之洪惟

聖朝孟春

上辛祈穀於南郊每歲

天子親行

敬勤之義斯爲至矣今輯經傳言祈穀之文

以冠篇首繼以春秋魯郊及諸儒論魯郊者附焉庶幾先王祀天之正祭不至淆於漢儒之附會而後世祈穀之典禮其本末可具見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注謂以上辛郊

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鍾鄭引春秋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則此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卽躬耕帝藉是

祈穀與
郊一也

方氏慤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
蓋建寅之月也故于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凡祀啟蟄而郊

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
祀天南郊疏禮諸侯

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夏小正曰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
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爲正月月中註以此句爲建寅之月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
啟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啟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釋例于孟獻
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啟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如此必
是建寅之月方始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啟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如此必
祀帝于郊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而郊者禮
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
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曰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
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
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髮而弔士有誅
俗變多矣尙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元注
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示有二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本德祭靈
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耳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
證之言郊即圓丘圓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
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不言有二
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
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

蕙田案啟蟄而郊見于此傳及襄七年孟獻子語是祈穀孟春實無疑義卽呂覽月令之文所由來也自雜記有孟獻子正月日至之說鄭氏註明堂位孟春爲建子而日至用辛之論始淆矣此疏釋建寅之月特爲明確而辨雜記之文爲誣亦最透快則孟春之說始定微特杜氏功臣抑亦爲康成補過也

襄公七年左氏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注郊祀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疏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者辨知后稷是何人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祭祀者爲報以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祀爲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卽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飯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佑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月令孟春之月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卽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卽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

藉是郊而後耕也獻

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疏啟蟄爲

子此言正與禮合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卽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

家語郊問定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

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

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至注祈求也爲農求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並

無仲冬大郊之事至于祈穀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

蕙田案周禮圜丘之祭以冬至之日非月

也家語其月以日至正與孟獻子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于上帝意相同先儒以此爲王肅

偽撰殆不誣也在王肅意欲破鄭氏日至上
辛合一之謬而不知其有語病耳

周頌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

是與疏噫嘻詩者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爲此祭于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

李氏廷仲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而以啟蟄之時而郊夏則恐旱暵爲灾而于龍星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穀于上帝者也

觀承案祈穀在孟春祈雨在孟夏兩祈不同而時亦異噫嘻詩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乃騎牆之見足徵小序之陋若以祈雨卽爲穀祈實欲牽挽爲一益復支離矣鄭箋加是歟二字以疑之尙未害孔疏及李氏乃質言之非也此詩當是祈穀後祭社稷之歌且已在

康王世則成王主在禰宮祈穀之郊先作龜
于禰宮故承卜吉于成王廟而言噫嘻哉我
皇考成王既昭格于爾大神矣今惟祈率時
農夫以播百穀云云所以爲祈穀後祭社稷
之詩則亦非祈穀上帝之正祭也周人祈穀
之郊與冬至之郊同歌思文而已子由解則
專以爲雩祭之詩然詩中並未有所雨之意
詩雖貴含蓄恐郊廟樂章必不作此等吸後
語也或又以發端噫嘻二字爲雩祭吁嗟之
徵亦曲說耳臣工一篇凡兩曰嗟嗟亦將謂
雩祭可乎

詩周頌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李氏曰蘇黃門民力盡矣所不足者惟雨耳此說可謂盡詩人之意也噫嘻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曰十千維耦但言從事于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為人事于此盡矣若夫百穀順成非人所能為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經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嘆也嚴氏蔡曰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民祈也何氏楷世本古義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郊特牲疏曰作龜于禰宮者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稷左氏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古者一歲郊祀凡再冬至之郊為報本也建寅之郊為祈穀也建寅之郊用卜而冬至之郊不用卜蓋以禮文徵之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家語亦云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所謂始郊者對建寅之郊而言日以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此以知冬至之郊不用卜也月令云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元之為言善也日必須卜辰必須擇據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此以知唯建寅之郊用卜也愚所以定噫嘻之詩為咏祈穀卜郊之事者以篇中專言勸農而章首有成王昭假之語明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宮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即欲救農官何不于始祖之廟舉始祖為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序及蔡邕獨斷亦皆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此說相傳必非無本今觀詩中雖言耕事而絕無一語及祈穀者唯章首二語以為作龜禰宮乃與孟春祈穀相涉耳然孟春仲夏雖皆有祈穀而禮各不同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無作龜禰宮之事序不應兼夏而言疑傳說之誤或夏字衍也

蕙田案園丘之祭但取日至不必用辛用辛

者惟祈穀之郊何氏謂冬至之郊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蓋爲家語所惑非是其謂魯郊在夏之孟春建寅之郊用卜冬至之郊不用卜及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皆明確不可易也

右經傳祈穀郊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注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疏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周之三

月得卜郊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

左氏傳非禮也注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

禮也禮不卜常祀注必其時而卜其牲日注下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注既得吉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疏三

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

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魯郊何

以非禮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諸侯祭土注上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于社諸侯

道魯郊爲非禮之意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

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疏正以其所主狹是以不得祭天地也穀梁傳夏四

月不時也注郊春事也四卜非禮也注郊春事四卜則入夏

董氏仲舒曰魯曷爲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

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于三也

啖氏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

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

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

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

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

趙氏匡采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爲之周公故也不于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葉氏夢得曰冬至之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耳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于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傳謂啟蟄而郊

李氏廉曰魯郊之用孟春何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特以孟春祈穀爲郊以家語及明堂左氏論之則孟春爲是

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于卜公羊以爲

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左氏以爲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耳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啟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于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下旬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

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曰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啟蟄之節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

華氏泉春秋疑義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

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
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
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亦
曰牛又曰此記郊之始據家語郊問則成王所賜伯
禽所受其爲祈穀之郊在啟蟄之月明矣魯以諸侯
而郊已爲非禮其末流之失抑又甚焉或僭用日至
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
在春正月也或踰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
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
之書九月辛丑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
不書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
變異而書不及時書過時書卜郊不從書五卜四卜
以瀆書用郊以廢卜書郊牛傷鼯鼠食郊牛以紀異

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此皆直書而自見者也若夫宣三年王喪未葬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莫此爲甚則比其事而觀之而惡著矣

蕙田案董趙以下諸儒論魯孟春郊爲祈穀詳矣要非始于諸儒也左氏啟蟄而耕乃其的據而公羊魯郊非禮及穀梁四月不時之說義正相合三子之言必有所傳授勝于家語戴記多矣

又案魯郊始于僖公春秋雖不敢無故書郊然有故而書皆在僖公之後華氏謂魯之郊已久皆因無故不敢斥言君父之過恐未確詳見後魯僭郊條內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注牛不稱牲未卜曰

左氏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

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注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公羊傳

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

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

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之口緩辭也

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

人之辭也

注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議宣公不恭致天變

胡傳乃不郊者爲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

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冊已

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

廢天事禮乎春秋備書其義自見